

# 粤剧台词中韵律美感的挖掘

查杰鹏

珠海市粤剧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在粤剧艺术中的主要特色便是粤韵声腔。粤音的韵律声腔使粤剧创作的话语具有了自身的律动感，以诗意化、情感丰富、语言程式和内容多变的语句与旋律，带出了粤剧独特的听觉环境，为粤剧舞台的二度创造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关键词]**粤剧；粤剧台词；韵律美感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1.939

粤剧的产生，经过了从“官话”到“白话”漫漫而又艰辛的历史。本文通过研究粤剧韵律流变的历史，探讨“官话”到“白话”历程和对比，挖掘了粤剧台词的韵律美感等，为粤剧台词的研究提供依据。

## 一、粤剧韵律流变的历史

### （一）“官话”到“白话”历程

粤剧，是在中国广东方言地区产生的以粤语方言为舞台语言，带有明显的广东文化标志和地域风格的戏曲剧种。而是否使用粤方言表演，既是粤剧剧种的标志号，又是衡量粤剧发展过程的主要标志。粤剧的产生，经过了从“官话”到“白话”漫漫而又艰辛的历史。它是直接移植外江戏而后产生的新戏剧，改戏棚官话为广州市方言，这是粤剧产生的关键问题，更是在粤剧发展中区分外江戏和粤剧的分水岭。用戏棚官话歌唱的才是外江戏，用广州市地方话歌唱的才是正宗的粤剧。广东省原来并没有独立的剧种，不论是宋代的南戏，还是元代的北曲，甚至明代的南曲，也都是北传到广东省的。而这一类剧种既是从北带来，唱念时也是用其他地方的方言。从而形成了古腔粤曲。而古腔粤曲，便正是用官话来唱曲和念白的。从清末民初的时期开始现在的粤剧则是用粤音来唱曲和念白，现在粤音现已基本代替了桂林语和中原音韵，并成为粤剧唱曲和念白的基本语言。

### （二）“官话”与“白话”对比

戏棚官话共有十六个声母，共有五十五个韵母。戏棚官话包括了元音尾韵二十五个，鼻音尾韵二十个，以及喉塞尾韵十几个。假如不将喉塞尾韵也统计进来，那么总共有四十五个。而戏棚官话中有五个韵词，即：阴平、阳平、上、去、入。戏棚官话和广东白话二者的主要差异，首先是二者声调体系有所不同。官话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五个音调并略微有些改变；而白话字却有九种音调和二个移调：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和高平、高升二个移调<sup>[1]</sup>。即高低起伏变换的具体形态，不仅决定了语言的音调，而且决定了歌曲的音阶和韵律。广东白话的声调类多，表明与粤语音调间的水平起伏

相距较小，变化性大。倘若以广东白话演绎戏棚官话系统的外江戏，势必会产生曲不合调的形势。其次是两种发声方式的差异，字声的浊、尖团、五声、四呼皆不同。戏棚官话凡古入声字无论清浊都读阳平，语调平和松软；广东白话的全浊音声母字一般逢阳平阳上读送气清音，逢阳去阳入读不送气清音，语调低沉，尤其是阳平字比戏棚官话系统要低沉得多，但仍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整个鼻声上归韵，语调较硬而直。

### （三）曲牌体与板腔体

粤剧台词依句式 and 曲式差异可分成三种。曲牌体由若干只曲牌联结而成，句式为长短句有时会增加衬字；板腔体的句式基本是七字句和十字句，上、下句句结合，和曲牌体不同的是板腔体不仅可以增衬字，还可以增加活动词；而说唱体的句式则有起式、主文、收式三个组成部分，主文部分为七字的上、下句句结合。不过目前粤剧台词的艺术表现形式一般为前面两种。填词者需要根据原词或乐曲的格律填写新术语，各句的字数、句法和四韵平仄等均要求与原词相同。由于粤剧台词中，曲牌体和板腔体的形式汲取了大量中国传统诗歌的曲牌精髓，大大增加了台词的抒情力与文艺感染力，所以曲牌体和板腔体也极大地增强了粤剧台词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

### （四）粤剧语言韵律的重要性

除了对粤语地方话的广泛使用，粤剧剧作家潘邦榛指出了在粤剧文艺中的主要特色，便是粤韵声腔<sup>[2]</sup>。二者关系不可分割。声腔实际上是对地方话歌曲在情感、唱腔、旋律等方面的进一步拓展与加强。粤剧剧作家潘邦榛认为，粤剧粤曲的音乐形式是曲牌体和板腔体的组合，形式十分多姿多彩。既有梆黄板型及特有的专戏专腔、流派唱腔，并吸纳了南声、木鱼等民间艺术说唱音乐，也有粤语乐器、小曲、牌子乃至各种外国歌曲。它们都有着相应的乐器功用，包括各种各样的调式、多种多样的变体<sup>[2]</sup>。从事粤剧写作时，就必须学习相应的创作技法，并根据特定的美学格局对这种板腔、曲牌正确地、灵活地使用，铺排、转接和编写填词，才

表1 “官话”与“白话”对比

	戏棚官话	广东白话
音调	阴平、阳平、上、去、入	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和高平、高升
语调	平和松软	语调低沉
声母	十六个	十九个
韵母	五十五个	五十六个

能更好地表达剧歌的美学内涵及其各角色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同时提高了唱腔音乐特色的艺术表现力。正因为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自然本体的美学特点，才使得粤剧粤曲始终都姓‘粤’，并作为岭南文化的美学珍品，成了区分于我国其他地区戏剧艺术和音乐作品的主要标识<sup>[3]</sup>。

## 二、粤剧台词的美感

各地戏曲剧种所依据的当地方言都是剧种声腔的代表性符号，用粤语表演也是粤剧文化形成的主要标志。而粤剧声腔系统的建立，粤剧演出的特色，还有粤剧传统文化的品格，也都是以粤语所确定的。粤语是粤剧产生的根源，缺少了粤语，粤剧也就不存在了。由此为起点，探讨粤剧台词的美感。

### （一）语言诗化

本地戏曲的声腔，主要是由当地方言中独特的乐律性、音乐性所生发起来的。地方戏曲不光是给人看，还是给人听，都能使人从声音形式上产生共鸣。各个剧种都有着自身鲜明的文学特征，以各种不同语言口音为媒介所展示出的文学气质也各有不同。因此，粤音使粤剧创作的话语具有了自身的律动感，以诗意化的语句与旋律，带出了粤剧独特的听觉环境，为舞台的二度创造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 （二）情感丰富

粤剧台词情感丰富，以《白蛇》为例，每一句词曲均具有如诗如画之美感，气韵灵动，又结合了人物的表演技法、身段、动作和演唱，充分体现出了剧情的紧凑、剧情的冲突。白素贞在香烟萦绕、若隐若现的邗山雾海全景中，传过来了一曲“人世一段恋，西湖几度春”“纵过千年，景色依然”等台词，其演唱圆润委婉，娓娓生动，余音绕梁。这一段直抒胸臆的曲词既具有了传统粤曲的音韵美感，又反映了作曲家的大胆创新，更具有加入了现代音乐的通俗美感。古今二者相容并包。听众从粤剧台词演唱的审美感觉中，不仅捕捉到了人物的所思所想还能体会到音韵传情，给人以美的体验。

### （三）语言程式

粤剧语言是为戏剧中人物创造的舞台语言，所以必然是围绕着刻画角色心理这个首要任务而展开的。戏曲的刻画角色也必须从行当的人物角色入手，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语言系统。戏曲的行当划分，使其舞台人物在呈现方面，有了更清晰、更容易识别的整体形象，这有利于表演的细化。在语言表达上，也同样被赋予了生旦净末丑的独特表现技法。但是，行当语言毕竟还是非个性化的，它也必须按照各个角色的身份、位置、职业、教养、情感以及说话的规定情境进行区别，才能塑造出个性独特的人物角色。这里涉及个性与共性的融合问题，即：粤剧舞台呈现，需要有语言韵律之美的共性；行当划分与人物性格深入刻画之技艺，需要清晰的个性地加以呈现；个性与共性两者交融相织，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从而成就了粤剧韵律在语言程式化中的表现状态。

### （四）内容多变

粤剧还善采北剧南腔之艺术精髓，二黄、梆子、中板

等亦充分运用于其间；还大规模地吸取了民俗说唱、民歌小调，如龙舟、板眼、粤讴、咸水歌、木鱼等。将粤剧中原来的梆子、二黄和岭南民谣小曲等活动穿插利用，使整体粤剧歌曲的结构更为丰富，布局上也灵活多样，因而获得了雅俗共赏的文艺效果，粤剧的岭南风格更为浓烈。粤剧台词中保留了大批京剧、昆曲、越剧、秦腔等传统戏曲以及民俗唱调的曲牌和语言艺术，但没有一个地方剧种可以如粤剧台词一般，集南北剧种之大成，内容也可以这样丰富多彩。

## 三、粤剧台词的韵律之美

台词是任何一部戏剧的基石、根本和内核。如果缺少好的台词，光有华丽的道具、浮夸的表情、卖力的表演，这就是徒有其表，华而非实，难入大雅之堂的作品，因而它是行之不远的好作品。所以说，台词的韵律对于每一个戏曲演员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粤剧台词有着美丽丰富的唱腔以及振奋人心的表现力。

戏剧语言的旋律美源自于其所用的舞台话语，大多为中国各个民族方言词汇，要求戏剧家必须重视方言语言本身所特有的旋律之美。各个剧种的语言特点和地方戏曲特色的相通的，而地方戏曲音乐的特点和表现力，又是附属于当地方言之上的。唯有巧妙运用当地方言，写出当地话的味道，才能带出属于当地语的生动形象和气韵，特别是表现一方水土的民风民情和生存智慧。粤剧台词根据粤语词语、句子和声律音韵而编写的，有方言的音乐感和流动的声韵，让听众得到乐曲和话语上的共鸣。而粤剧实际上有九声，承继了中古汉语语言，有很强的乐器性，声有平仄，还保存了入声字，声音抑扬顿挫，十分悦耳。广东白话音调低沉雄浑、鼻音浓重、比较多用入声词，特别是它的阳平词比古腔粤曲的戏棚官话要低得多。自广东白话运用粤剧唱曲与道白后，广东白话所特有的声腔词韵又带来了粤剧唱腔的新变化，艺人用平喉歌唱，而不再用假嗓歌唱，在行腔上既要顺乎词意，也要讲究词声语气，腔随词出、字随腔落，正是这种地方性的通俗唱腔，构成了粤剧旋律变化自由，旋律优美的特色。

## 四、结语

各地戏曲剧种所依据的当地方言都是剧种声腔的代表性符号，用粤语表演也是粤剧文化形成的主要标志，正是，粤语是粤剧产生的根源，缺少了粤语就缺少粤剧。在粤剧文艺中的主要特色，便是粤韵声腔。粤音的韵律声腔使粤剧创作的话语具有了自身的律动感，以诗意化、情感丰富、语言程式和内容多变的语句与旋律，带出了粤剧独特的听觉环境，为粤剧舞台的二度创造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 参考文献

- [1] 沈有珠. 晚清民国时期粤剧唱腔、音乐、舞美的嬗变[J]. 四川戏剧, 2021(05): 23-25.
- [2] 潘邦榛. 《广府文化年鉴》记述粤剧曲艺[J]. 南国红豆, 2015(03): 37-38.
- [3] 潘邦榛. 粤语运用与粤剧发展[J]. 南国红豆, 2007(05): 19-20.